

鲁彦周小说自选集



- 天云山传奇
- 苦竹溪 苦竹林
- 逆火
- 乱伦

安徽文艺出版社

魯彥小說自选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鲁彦周小说自选集

鲁彦周 著

责任编辑:凌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杏花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

插页:2

字数:513,000

版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80-X/I·1468

定价:2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鲁彦周同志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我所以敢要写上这么一句话，所以要给鲁彦周同志这样定位，是由他创作的丰硕成果及其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深入影响所决定的，也是社会公认的。现在称家的太多，称名人的太多，有些泛滥成灾了。我把这位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写上一笔，也有以正视听的一层意思吧。

为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的《自选集》作序，不论是我进入文坛的资历和思想水平、艺术鉴赏能力，都是很不相称的；我所以敢于提起笔来，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 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 1973 年开始业余从事文艺研究与批评，涉及的面较广，内容也较杂。苏中同志鼓励了我的勤于写作，同时也指出应该对某位作家作专题研究，而鲁彦周不论是创作成就还是发展势头，都是值得认真和深入研究的。我接受了这个指导。要研究鲁彦周，就要了解他，我曾多次去访问他，但头两次访问后，我总感到很失望，因为他谈得很少，这“很少”也多是平平淡淡，远不如他的作品精彩感人。日后的接触中，我才渐渐体会到，彦周同志不愿意包装自己，不愿意炫耀自己，是

实实在在搞创作、靠作品说话的作家，具有十分可贵的真诚、谦和、务实品格。不像有的人本无多大本领却自负得要命，本无多大成绩却盛气凌人，我称这些人为“半瓶醋晃荡”、“自卑式的自负”。因此，我特别敬重彦周同志有才而不恃才、平易近人的美德。鲁彦周同志实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和朋友。

2. 我喜爱彦周同志的作品，有些作品读过不止一遍、两遍，因此也有感而发，断断续续写过十几万字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既着重谈了鲁彦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也直率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甚至还大胆地提出了应该如何如何……一个业余文艺批评者，对一位大作家说三道四，究竟说得准不准？说得错不错？是否损害了作家的形象，开始我是心中无数的，甚至有点惴惴不安，总想求得彦周同志的指导，所以一次、二次地送文章给他看，但每次看后，他都是不改动任何地方，不提任何意见，而且在一些场合还说了一些鼓励批评的话。他认为，作家是用作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生的，服务得好不好，读者有权作出评判；创作自由也包含着批评自由，如何看待一部作品，批评家可以发表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作家不应该把自己对作品的看法灌输给批评家，让批评家按照自己的调子跳舞。彦周同志这种尊重读者、尊重批评家的态度，对待批评的宽容和大度，是值得尊敬和提倡的。有的作家只能听颂扬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一听批评意见就火冒三丈，甚至恶语相加、泼口大骂，这既不尊重批评家，也不尊重自己，颇有碍于文学事业的发展。其实，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创作家和批评家的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密切合作是促进文学事业健康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鲁彦周同志用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对批评家和批评的尊重，这就为批评家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言语环境，在今天文艺批评尚嫌薄弱的情况下，是特别值得加以倡导的。

正因为鲁彦周同志勤奋务实,真诚谦逊,平等待人,尊重批评自由,我才有勇气为这位大家的《自选集》写序。我敬重彦周同志的人品,所以才说了以上那些话;至于对他作品的看法,我和一些评论家已经写过不少文章,这里只准备简略地说一说。

一、鲁彦周是一位多才多艺,富有成果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在国外也有较大的知名度。他的创作分三条线:戏剧、电影电视、小说,应该说这三方都有突出的成绩,而又以小说成就最为显著。他的很多小说拍成了电影电视,而电影电视的放映又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天云山传奇》就是突出的一例,而中篇小说《逆火》改编的电视剧则在德国获大奖。举凡国中,像鲁彦周这样有那么多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作家还少见。

二、鲁彦周是一位艺术青春常驻、创作成就呈上升趋势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始终保持着和生活的密切联系,不管是青年时代的作品,还是中老年时期的作品,都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社会发展的关心。“文革”前,鲁彦周已是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但真正创作丰收、名声大振还是在“文革”后。“文革”前写的基本是短篇,仅有的一部长篇毁于十年动乱中,“文革”后以一部《天云山传奇》引起轰动效应,接着中篇便如泉水涌流,间或也写点短篇;稍后则主要是鸿篇巨制,如《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双凤楼纪事》等,穿插着写一些中篇和短篇,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文革”前。由此看来,鲁彦周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也就是从中年走向老年这一段,这也反映了植根于生活沃土的鲁彦周对文学的不倦的执著追求和越来越旺盛的创造力,及日益走向成熟和高级的艺术造诣。

三、鲁彦周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从事文

学艺术创作四十多年,写过众多的这种和那种题材与形式的作品,内容和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对人民的热爱、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没有变。当然这个不变中也有变,即变得更有深度和厚度了,变得更为凝重和震撼人心了。“文革”前的作品多热情地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激情,能给人以鼓舞;但还未来得及观察、发掘社会深层掩盖着的矛盾,有时还跟着社会时尚歌颂了一些不该歌颂的思想和潮流,露出了图解政策的痕迹。历经十年磨难,“文革”后的作品深入反思社会生活,揭示了造成“文革”灾难的深层次原因,也展示了举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图发展的感人气象,作品的厚度和力度都大大地加强了。近八九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物的命运,常常把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沉思,把人物的命运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生发、开掘,给人一种震颤心灵的沉重感和发人思考的广阔天地。他肩负着时代的责任,描绘人生,揭示人生的复杂和沉重,希望人生变得更美好。

四、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并进,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的艺术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讲故事的技巧,运用语言的技巧,塑造艺术形象的技巧。鲁彦周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大家。单从讲故事上也可看出他前后的讲法不同和艺术技巧的演变。早期作品是娓娓动听地讲来,一步一步演进,首尾相应,大多完整动人,往往几句话、几个动作就活画出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文革”后的作品,多设置悬念,往往采用心理流程勾连生活事件的结构方式来谋篇布局,既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化地写人,不追求故事性,又让人的活动带出一些有声有色的情节,使作品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故事性,艺术手法大大丰富了,人物的内涵和性格也进一步厚实、丰满了。近些年,作家好像不再追求故事性和艺术性,一切都是信手拈来,随

着心意写去,大有归真返璞、自由行走的味道,但读完全篇,又是一段或令人感慨、或令人震撼、或令人深长思之的故事,让人从“无艺术”处领略到了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鲁彦周小说的语言或热情、清新,或浑厚、凝重,但总的特色是自然、亲切、真诚,不矫揉造作。他用这种语言塑造了许多感人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各具性格特点的妇女形象,如花燕红、冯晴岚、宋薇、韩越芳、徐竹卿、韵竹,等等。鲁彦周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显示了他的美学理想:既注意人物的外表美,更注意人物的心灵美,也即更注重人的自尊、自信、自强,生活得充实、幸福、有价值。

我敬重彦周同志的人品和文品,感想式地写下了以上那些话,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心意和看法,好在有这一大部书和读者见面,还是请尊敬的读者自己去鉴赏,去品味吧!

1997年7月11日

前 言

鲁彦周

这是一本我自己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挑选的第一部体现了我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历程的选集。

这部中短篇小说选包括了我小说创作的几个阶段，从五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短篇部分：五十年代选了一篇，六十年代三篇，八十年代八篇，中篇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一共是六部。我这样选编此书，有两方面意图，一是想尽可能让读者能从这部书里，看出我的创作历程，看出我的各个时期创作的轨迹，因此，除了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外，也有很稚嫩的相当不成熟的作品，如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第二是想让读者从我的作品里看出我对于现实，对于文学，对于风格样式的追求和变化，从而可以看出我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的发展，这种发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不想多说，我只想请读者从中去体会去评判。为此我也把似乎相互矛盾的东西，都选了进来，如短篇小说中的《婆婆妈妈小传》和《晚景》，这两篇都是写农村人物的，前者我硬是要把他拉进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此而在作品里对罗步高还作了批评，后者则相反，我对于万松庄主人松康老人留恋过去，跟

不上时代也作了善意的嘲讽,这种矛盾,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我自己的思想认识的反映,又如中篇从《天云山传奇》到《乱伦》,无论从创作风格到内容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我觉得还是让它展现给读者为好,我没有必要遮饰自己。一个人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才能展现一个赤诚的自我。当然,尽管我在变化在发展,但是我总还是我,这点也是逃脱不了的。无论怎么变,我的基本的文学观和人生观,还是一条线相连着的,对于文学,我是主张现实主义的,主张文学的社会性,主张文学负有时代的责任,我不反对现代主义,我也不赞成保守主义,我更反对作家以革命者自居,在作品里对读者作训导。我觉得我们不应把文学提到一种文学本身不应该有的重要的地位,我曾说过,文学的负担过重,文学就被吓跑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曾因为不适当地被抬上最重要的地步,结果年年挨整,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戏剧,都能亡党亡国,这个教训够重的了。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故意贬低文学的作用和影响,文学当然对读者产生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故意去搞脱离现实,去淡化这个淡化那个,不要生活,不要人物,不要故事情节,好像越超脱现实就越具有艺术价值,甚至因此而去生硬地摹仿西方的先锋派,最后让文学变成只有少数人的欣赏品,重新钻进象牙之塔,我以为这也是不行的,起码我自己是不愿意这样去实践的。

我还要补充说明这本集子里有些作品的情况,短篇中的《找红军》是我写的儿童文学,此篇有单行本,从1959年印行起,到现在还在不断重印,发行数已超过百万册了,也得过奖,它还有好几种民族文字的版本。《婆婆妈妈小传》在当时也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算是我六十年代短篇的代表,我还想说明,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近十年的创作生活,我的重点在电影、在戏剧,小说写作不多,到1964年开始写长篇,但没有写完“文革”

就开始了,最后这部已写了三十万字的手稿也给人抄走,弄得尸骨无存了。“文革”十年我停笔十年,真正重写小说,是在“文革”之后,中篇、长篇、短篇都来,这里收的多数短篇,都是八十年代的,其中如《流泉》如《于笙的浪漫史》等,都曾被多家出版社作为精品推出过。关于中篇,《天云山传奇》我不想多说了,《逆火》也曾被改为电视剧作为精品推出过,还在德国得大奖,《苦竹溪苦竹林》、《呼唤》也都搬上过荧屏,《春前草》也曾上过银幕,《乱伦》也曾在《新华文摘》上转载过,……总之这些作品,在一定时期内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就选了它们,当然九十年代我还有不少新的中短篇,我自己也很喜欢,如《天问》如《孽缘》如《迷沼》,……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集子,这里就不收了,篇幅也不允许。

要说的就是这些了,最后要补充的便是对安徽省出版局领导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感谢,是他们促成这部小说集的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同时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今年是我近入古稀之年,体力当然有些衰颓,但我自觉心态仍然很好,特别是创作心态,我的近作长篇小说《双凤楼纪事》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还不服老,我还有雄心壮志,我要在今后的跨世纪的年月里,继续攀登文学之峰,我希望我能有所成就,能有所突破。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不断走入新的境界么?人生乐趣不也是在于能不断突破自我么?何况是从事文学!既然吃了这行饭,那就只有终此一生,不能停顿,不能“金盆洗手”,许多前辈大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了。

1997年4月1日于合肥樱榴居

mu lu 目录

序.....	梁长森
前言	鲁彦周

中篇小说

天云山传奇.....	(3)
呼 唤	(87)
春前草.....	(188)
苦竹溪 苦竹林.....	(280)
逆 火.....	(384)
乱 伦.....	(448)

短篇小说

找红军.....	(491)
风雪茶亭夜.....	(514)
晨 曲.....	(525)
婆婆妈妈小传.....	(546)
晚 景.....	(578)
越 浦.....	(598)
迟 暮.....	(605)

2 鲁彦周小说自选集

秋.....	(616)
于笙的浪漫史.....	(629)
流 泉.....	(640)
月 夜.....	(658)
叶 子.....	(669)



鲁彦周小说自选集

中篇小说

心灵上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

我没有想到，事隔 20 年的今天，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我更没有想到，这次触发，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天云山传奇》



天云山传奇

心灵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我没有想到，事隔 20 年的今天，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我更没有想到，这次触发，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一

1978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吃过晚饭，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细细翻读。最近一个时期，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纠正错案、冤案的精神，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窃笑。同志们把我这种

心情看成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他说我有点像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

对这种嘲笑，我内心是反感的，我反唇相讥。我说，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但是，口头的辩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批的材料，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

这天晚上，我的情绪特别不好。外面正下着大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玻璃上，从楼上望去，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冷。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又从他们身上，想到我的丈夫。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我的调来，似乎很明白内幕，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每当我一想到这里，心里感到堵得慌。

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我应了一声，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

我急忙问了声：“谁呀？请进来！”

很快，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这姑娘叫周瑜贞，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